

讀享·九州

秋分



2017年总第59期





目 录

- 👉 卷首语 | 1 金秋过半,静心当时
- 读享团 | 5 聆听台湾老兵高秉涵的一生传奇(五)
- 底 片 | 20 黄仁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 大 家 | 35 徐复观:老犹栽竹与人看
- 慢 品 | 41 余世存: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 慢 品 | 49 静坐下来,想一点儿事,读一点儿书
- 书 斋 | 58 李登辉:“无间道”之谜
- 书 斋 | 67 陈鸿年:吃羊肉的境界

金秋过半 静心当时



今日秋分。

金秋至此，平分为二。《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有云：“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北京的秋天，总是惹人怜爱。我觉得“秋高气爽”用在秋分之后更为贴切应时。气爽之时，通体顺畅，神清心静，也是一种修炼。谈及“心静”，需有静心之法，当此浮躁之时，又有几人真能做得到心静不为外所动呢？

苏轼的“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这即是一种静心的方式，颇如道家的一种修行功夫。

汪曾祺先生对这种方法也是很为喜爱的。他曾经写到：“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

几十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

在一个阳光洒满窗台的午后，坐于一室的一角，任凭光影交错变换，神定气闲，思绪漫漫。这种画面感十足的场景，想想就很美！其实，钱穆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过静坐对他的帮助颇大。

不过，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安静，我认为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心静，更是一种境界，而不仅仅是一种心静。

如何才可心静？对于这个问题，余世存先生的这段叙述可作诠释：“人生的成就之

一在于在世上适得其所，即找到了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而非跟风、人云亦云。因为这种寻找，人们从自己的角度贯通了世界，立功立德立言具有普遍可传达性。”

习静，不在静，更在习。认准自我的空间和所想所笃，找到跟世界的关系，心终有静的功成。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交替，秋收之收，意在收敛，而秋分则正在收敛的关键节点。在美妙的金秋之季，静下来，寻找自己的角度，才是一件美事！

秋分之际，与君共勉。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7年9月23日



▶ 聆听台湾老兵高秉涵的一生传奇(五)

嘉 宾:高秉涵 董倩 张慧敏 孔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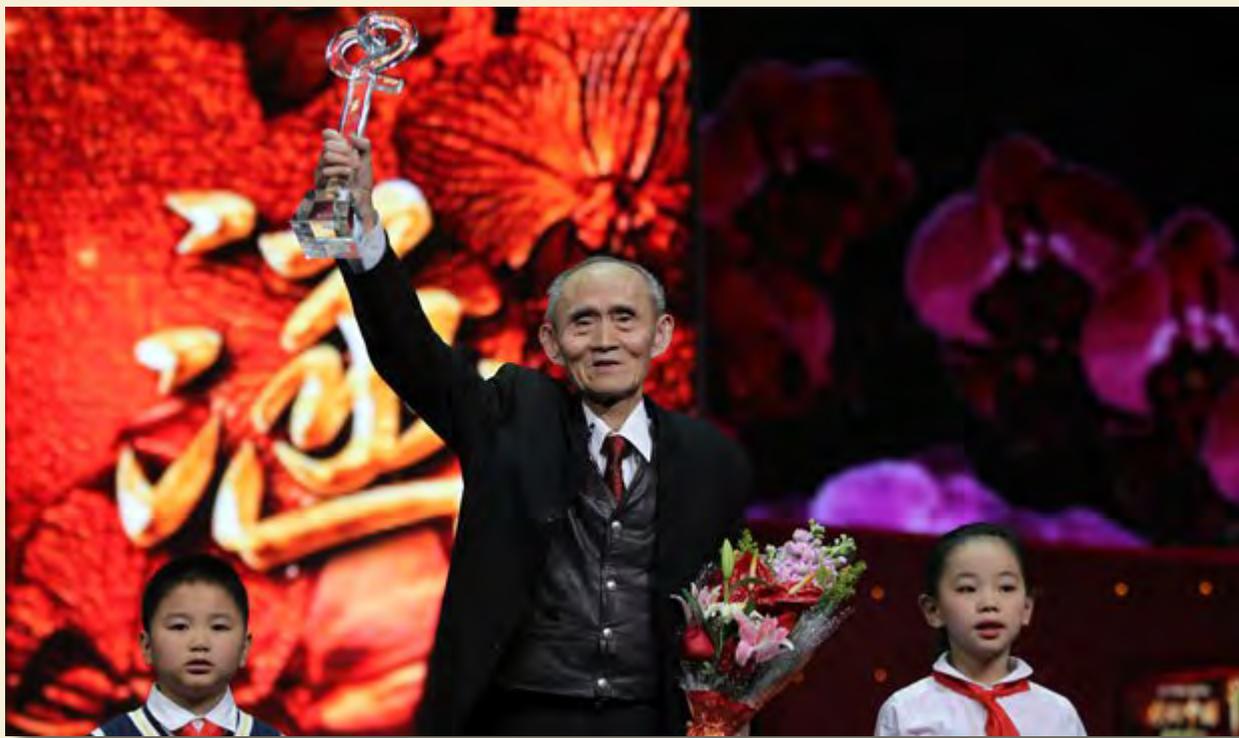
时 间:2017年4月20日

地 点:中信书店

董倩：因为我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边采访一边想，高老一直就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知道哪天就没了。但是我看不见这个统一了。所以我就想，真的高老这一辈子，你说他受了这么多的罪，结果他努力的目标好像没近反而远了。您说，如果您真的，您百年的时候没看见这个目标，您这一辈子的罪不就白遭了吗？

高秉涵：的确是有这种感慨，有这种感慨。这是一生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我的人生的句点，说起来，我已经划句点已经不错。因为大家，各媒体，社会各界，对我都很肯定。尤其是“感动中国”这四个字能放到我身上，我是受之有愧的。但是虽然是我的人生已经，别人已经很羡慕我的人生，已经发了光，为社会也做了一点力量。但是这个家，我把这个国就看成我的家庭，也就是说，你自己家的事儿一定是很注意，很烦。国家的事烦一下大概就过去了，但是我不是。我把国家的事儿，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就好像缩小缩小，缩到我的家庭。我认为家和万事兴。我这个家庭一

直不和。我就觉着这影响我们家庭的发展。所以说因为我这种遗憾,我可以说这种遗憾会带到坟墓里去。



(“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高秉涵)

孔立文:我还有一点感受,我在写的时候,其实如果看这个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其实高老的父亲是被,当时内战的时候,是被共产党,就是说只要是国民党的,可能当时有那种极左倾向吧,枪杀的。但是高老确实对故土的这种热爱从来没有变过。我就觉得,他的思想里面,刚刚我还忘了一点,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不要恨,不要恨。就是说虽然国共曾经发生过内战,包括甚至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被共

产党枪杀的。但是他,你看还是这样对祖国的爱,对故土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什么呢?内战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党派甚至也没办法选择。但是和平,包括对自己的故土,对自己的家乡,对亲人的爱,这种不变的。这是不变的。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要恨,不要恨,忘掉过去,展望未来,有点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他的一个思想。

高秉涵:有人经常问我,我突然想起问的这个问题,有人一直在问我,他说我看,在网上看,在新闻,在各方面看,你爱菏泽爱得不得了。他说菏泽是你父亲的断头台,菏泽使你流泪,是你家流血最大的地方。他说,一般的人说,这个地方他可以再见了,不来了。但是呢你一年不但是扫墓来,你一年来菏泽,没有六趟,也有四五趟。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但没有恨,而且充满了爱。我的解释是,我很幸运,有些是时代的大洪流,对于黄河开口,都淹了,都是大时代的受害者。因为我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比较明显地看得出来。如果我家里面是个种田的,务农。所以说我要恨谁,我说我现在脑子里面

最感到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不满意毛先生跟蒋先生他们兄弟两个,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发生意见,造成了这么大一个大洪流,是不是。使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我最多对这两位老先生感到遗憾。有记者问我,我对菏泽只有爱,没有恨,我说我为什么恨菏泽。菏泽,整个的黄河水淹了,我为什么恨菏泽。菏泽是我的窝,我的窝被淹了,我为什么,我要恨洪流,要恨那个洪流,我不能恨菏泽,菏泽不是我一个人背叛,都是一样的,都是大时代的。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见不相识)

董 倩:你们发现了没,高老先生到了台湾70年,但是他的口音一点都没有变。我觉得口音是可

以选择的,你比如说中国人到美国去留学,很快地就把自己的英语口语调整到一个外人都分不出来,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保留着自己的这个口音,他一定是倔强地在保留着。他不是无意的,他一定是在倔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口音。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张慧敏:我补充几句,因为我去过菏泽若干次,因为我没有去过台湾,由于我们的身份不允许去。但是我见过菏泽,我多次见过菏泽电视台一个多次去台湾,跟着会长拍摄他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编导。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第一次去采访会长的时候,就是说,给我的感觉他是个非常有钱的人。因为他在菏泽捐助修路,助学,每年要拿出一些钱来。后来那个人说,说会长在台湾的家非常简陋,你知道吗?我说简陋到什么程度,他说就是一个小三居,他说他捐到家里的这些钱,他在台湾不知道能买几套房了。然后我就想,他对故乡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无私的这样的一种贡献,真的让我特别感动。就包括他的家人,有些他的那个什

么,都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经常地能够回去。但是他每年都还是要回去过几次,哪里学生就是说,当然现在菏泽经济条件好了,但是在十几年以前,他刚回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贫穷的。然后他瞒着家里,把他挣的钱都拿到这边来捐了。

董倩:两位作者,你们说老人家对菏泽的这种特别深刻的情感,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你看我的姥姥在世的时候,姥姥在,这个家就能黏在一块。但是姥姥不在了,这个家一下子就散了。我母亲他们那边兄弟姊妹再也攒不一块去了。就是你看,他的母亲没了,早早就没了,但是他母亲不在,他每年觉得那个地还是我的家。他始终这种感觉没变,那是什么原因呢?而且他13岁就离开了,70年的时间都没有回去,他这个感情到底怎么会,是因为恰恰是离开久了,所以才那么深,还是说什么其他的。

孔立文:这个我插一句,因为我是在新疆当兵,我家是河北的,非常远,新疆离河北比较远了。想家那种感觉其实,我刚才拿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

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叹人生。其实我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因为什么呢?他越离家远的,越是游子越想家,越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他越懂得家的温暖。为什么中华民族破分裂?其实就是因为曾经受过分裂之苦,历史上只要是分裂的时候,应该说就是外敌入侵的时候,就是老百姓最苦的时候。统一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发展向前的时候。所以说中国人为什么对统一有这么大的,像一个符号一样的,能把符号似的统一。就是因为是分离使人痛苦,统一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说只有经历过他这种苦难的人,才能够体验到对故乡的这种眷恋。我是这样理解的。



(高秉涵)

董倩：两位，你们觉得。因为刚才我反复问高老先生。其实他自己做多大的努力，他对于现状应该说，他的力量对于现状来说几乎是可以被忽视不计的。但是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仍然这么做，你们怎么看他做的这种努力。真的像我们所说的是那种蚂蚁和大象之间的那种力量对比呢？还是说他起到的是一种可以撼动的力量。

孔立文：我再说一句，不是有一个故事吗，有一个海岸边，一个小孩捡鱼，冲到海岸的鱼，他扔到海里。当时就有人问他，你能捡多少鱼扔过去。他说，你是非常有限的。他说，谁知道呢。他说，我捡的这条鱼，扔进去那条鱼就知道。当时高老在跟我说的时侯，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我这条鱼扔进去了，我哪还能够，这本书，或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有一个人能听到的，他就已经觉得他成功了。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尽他最大的力量去做事儿，他就感觉到他已经尽力了，他就无遗憾了。这是高老亲自跟我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特别感动。

董倩：就是看完这本书，就觉得什么党派，什么政治理念，在人性面前，在母子面前，太苍白了，什么也不是。但是恰恰这个苍白的东西却可以左右这样的一个血肉的人性，这就是人类的悲哀。来回打来打去，最后当权者他不知道分离意味着什么。但是受罪的老百姓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恰恰又无法去左右这个当权者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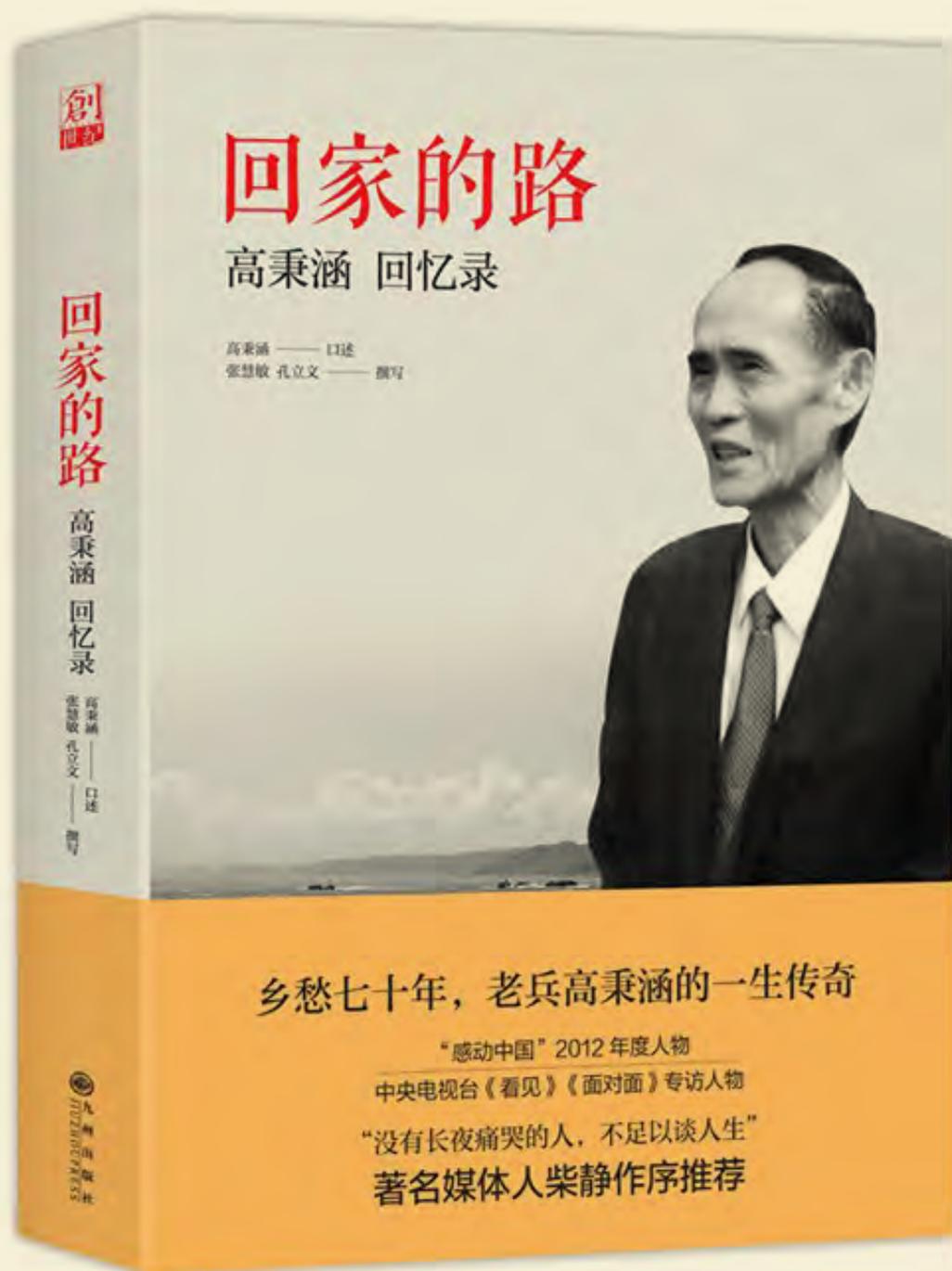
孔立文：这个确实，因为我也是写过长篇小说，名字叫《秋水长天》。我也有这个感受。写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新疆的小镇，兄弟两个，台湾的哥哥来了信之后，在新疆的那个弟弟拿到信之后，他哥哥在信中就说，说你不要给别人看，他说现在让别人看了，我怕受到影响。就是他特别谨小慎微的。他不敢说统一，在台湾不敢说统一。说到统一可能就遭到台独分子的报复或者什么。说什么都特别小心。所以这种环境之下，高老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能够和你面对面地去讲，然后你的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包括在台湾播。这个可以说，我也写了一个，我把高老文章最后一部分写了一个，对渐

进式台独说不。高老就勇敢地站出来对台湾的渐进式台独说不。所以说这个我是非常敬佩高老的。

推荐阅读:《回家的路——高秉涵回忆录》

高秉涵 口述,张慧敏 孔立文 撰写

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本书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少年离家，一世乡愁。乱世游离尝尽世间疾苦，漂落台湾夜校苦读学习改变命运。作为军中法官，荣获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颁发“忠勤勋章”；作为执业律师，马英九亲自为其颁发“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开始奔波两岸运送老兵骨灰回家，当选“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他情系乡梓，心系家国，曾身穿律师袍站在“倒扁”前台，携妻子儿孙返乡认祖寻根，公开发声反对“台独”。他就是台湾老兵高秉涵，让我们听他讲述自己的别样人生。

作者简介：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经十年寒窗，于1963年大学法律系毕业，旋即通过考试，入伍任职法官。十年后退伍，通过律师考试，即转任执业律师，服务法律界逾五十

年。二十几年以来,他陆续将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遗骨运回大陆原籍,并为家乡募捐赞助文教事业。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看见》《面对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都做过专题,国内众多媒体报道。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黄仁宇/文

蒋介石坚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即已在日记中写出，着重他个人所可发生的决定性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题记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中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黄仁宇)



蒋介石坚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即已在日记中写出,着重他个人所可发生的决定性

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原文如下: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1931年10月7日)

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相反地,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在保全国格。这也和

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

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地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一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

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以后各处怨声载道。重庆中央大学学生因公费伙食不好而发生风潮。

日后《史迪威文件》公布,内中载有未具姓名之人士在战时向史将军建言,揭发中国政府黑幕者共十五起。此等人士已完全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信条置诸度外。是则中国人“五分钟之热度”事实有之,则不能责备领导人之预存警惕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戎装要求北上抗日的青年学生)

同时上段文字也表现前后只五年余,蒋介石的思想与观感在广州经历“中山舰事件”时,有了很大的区别。前时他尚在日记中记出: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

至此虽不能说 he 已放弃以前之见解,可是他反对“徒凭一时之兴奋”,而着重“长期之坚持”,又将“良心”与“人格”与“革命精神”及“主义”并列,反映着在这五年余时间内, he 已从一个夺取地方政权之

将领成为一个国家之负责人。

蒋介石一生经历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他事业上之发展过速。当他组织部署一个新国家的工作方在伊始之际，他当然尚以革命家自居，而旁人则已视之为国家之负责人。他不仅要为国事负责，也要对现下之社会状况负责。批评他的人很少想及，他既认识“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即不可能对刻下社会满意。

中国旧社会既已崩溃，新社会尚未登场，如是只产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强邻压境，蒋介石只有两途斗争，又加着两边迁就。他所谓失去人身自由，不能返诸清白之身，至是不难了解。

上面1931年10月7日之日记既已用“此次对日作战”作破题，可见得迟早好坏之间，他仍准备和日本一战。可是对中国讲能愈拖延下去愈好。此方针亦系日后他所标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之宗旨（1935年11月19日五全大会对外关系

报告)。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抗战开始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于年底之前被迫辞职,他在1932年1月29日,亦即上海战事展开之后,始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方为委员长。然而实际上除去约三十日左右他逗留于奉化及杭州之间以外,他对重要国家之决策始终未曾置身事外。

举凡东北问题诉诸国际联盟解决;淞沪战起,迁都洛阳;以第八十七师及八十八师编成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又准备抽调第一师胡宗南部往江南,作次一步防卫战之部署;此后淞沪停战,由西方国家调停,南京政府接受,但不带政治条件,均由蒋介石主持决策。

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继承人无是经验及气魄担此重任；另一方面实际情形则系南京政府之财政已依靠上海银行界维持，蒋去职，宋子文亦不合作。而且失去蒋之保证，借款尚成问题，又况黄埔军人亦只有蒋能随意摆布调遣。

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击者之口实。一切由于蒋之“军阀体系”及“家天下”之作风构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机构，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组织皆无从脱离人身关系，只能先私而后公。

蒋介石之权位由旁人对他之信仰而产生。更甚者，恭维他的人尚可赞扬他在1932年国难当头时，接受群人指责，甘心奉弹劾他的林森为国府主席，多年对头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自己首先(1932年1月23日)只以“国难委员”的名义，从旁襄助，可见得他胸襟宽阔，愿意任自己手创之权职公众化。

况且经他摆布，他的部下都有做无名英雄之性格。至今多数人已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2月中旬之后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第五军张治中部承当，一

周之内八十八师即死伤两千余人,以后战事后移,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亦在嘉定一带参战。至于后方之部署,不致使日军以四万之众挟新胜之余威进军南京,均由蒋策书,更无人道及。

然当日攻击他的“恐日病”亦非全无根据,只是他所恐惧者为国力及民族意识,而非个人胆力。他首先听到沈阳沦陷时,即在日记上写出: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1931年9月19日)

翌年初他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他又写出:

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1932年1月10日)

这种种思潮亦不能在当日公布。

此中更有一层复杂关系,则为日本之态度亦不

可捉摸。“九·一八事变”原由于关东军少壮派制造而产生。事变次日，若槻内阁即宣布“不扩大”政策。至9月24日又宣布关东军仅采取“自卫行动”，且即将撤回南满铁道。

可是至此军方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若槻内阁本身亦意见分歧，至年底辞职。继若槻礼次郎即于1932年组阁者为犬养毅，此人与蒋旧识，蒋于1927年游日时曾往访。犬养亦希望和平解决，曾派私人代表往谒蒋介石及南京首要。



(蒋介石和犬养毅(中央)合影,左一为头山满)

但其内阁本身亦意见分歧,赞成关东军激进政策及主张予以约束者包括首相本人约各相半。经过淞沪战事之后,犬养毅于1932年5月10日被激进派暗杀殒命。

所以事变之后,希望日本政府能约束军人,恢复常态,最初并非奢望,事实上似有可能。此旨既存,中国政府当局即不便以剑拔弩张之姿态,更加刺激对方之强硬派,而削弱其温和派希望和平解决之立场。

对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诸签字国干预之期望,亦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之第三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

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视之。(1931年9月21日)

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解制裁诸条款,中国为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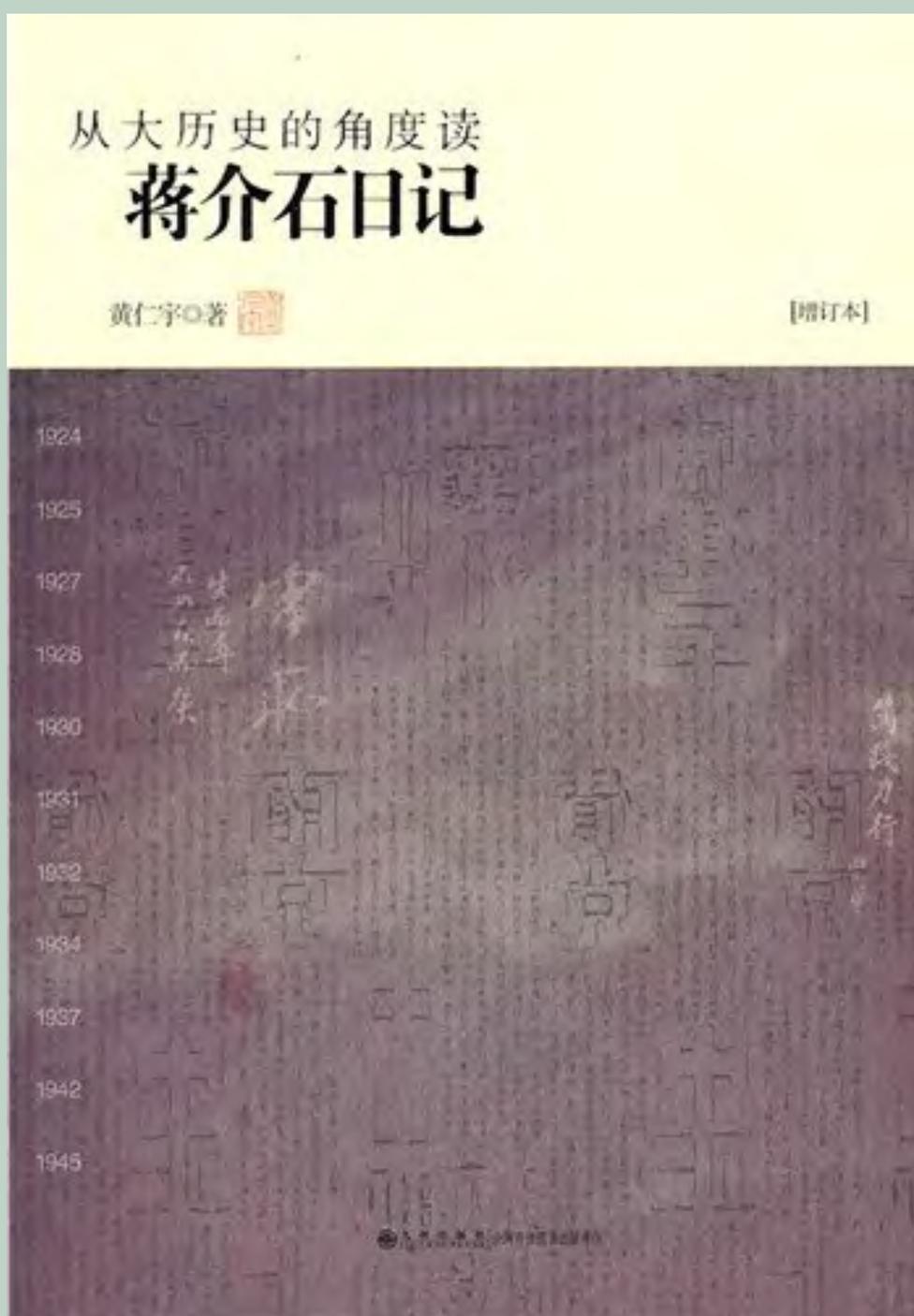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1931年9月23日)

此段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中复生,其机缘已非人谋实为天授。

选摘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增订本)

作者:黄仁宇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

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

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





▶ 老犹栽竹与人看

◎徐复观/文

中国人在这些地方,便有种通俗的人生哲学,即是“老犹栽竹与人看”的人生哲学。老而栽竹,自己未必能看到绿竹成林时的景象,但自己以外还有许多未老的人;自己看不到自己栽竹的成果,但预想到他人能看到时的一番喜悦……



在人类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有的只在几个小时内发生作用,有的只在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发生作用;为了几十年、几百年着想所做的事情,乃是少数中的少数。

不过,假使断定地球会在十年、二十年间就会毁灭;人类的生活,只能在这一限定的期间内打算,则人类日常正常的行为,还能保持正常地进行下去吗?人类日常生活之所以能不断地进行,是根本没有把地球毁灭这类问题介入到中间去。

就一个人说,假定医生告诉一位病人,你的生

命只有三个月了；这位病人便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所负的各种责任，都只作三个月的打算；对三个月以后的问题，都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则这位病人在三个月以内的生活，还能保持正常吗？



中国人在这些地方，便有种通俗的人生哲学，即是“老犹栽竹与人看”的人生哲学。老而栽竹，自己未必能看到绿竹成林时的景象，但自己以外还有许多未老的人；自己看不到自己栽竹的成果，但预想到他人能看到时的一番喜悦，则自己所栽的竹，依然算有了报酬；因此，不因自己之老，而不栽所应

当栽之竹。由这句通俗的诗所表现的中国的通俗的人生哲学,或许也是中国民族得以绵延发展的因素之一。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五日《华侨日报》

选摘自:《徐复观全集·偶思与随笔》

作者:徐复观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徐复观全集》收录先生全部学术专著、散篇论

文以及译著，涵盖政治、思想、艺术、文学等众多门类。

《偶思与随笔》是徐复观先生见诸港台报端的文字结集，内容涉及时政评论与思想艺术。作者心系天下，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偶有所感，便行诸笔端。虽是“燕居”日常的所思所感，却总能落脚到对国家社会、传统文化的思考上，展示了作者拳拳的爱国之心。在本书中，作者谈到对戏曲、香港医疗、妇女地位、国产影片、买办等具体问题的感想与感悟，不仅在当时拥有很大的影响，即使现在看来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余世存/文

人生的成就之一在于在世上适得其所，即找到了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而非跟风、人云亦云。因为这种寻找，人们从自己的角度贯通了世界，立功德立言具有普遍可传达性……



(梵高作品《阿尔的朗卢桥》)

夕 地的朋友来,这是稀客,在家里吃住,一起聊闲天,一时忘记今日何日。这样的聊天似乎可以穷尽一切,将两人的人生收获收割了一次。待朋友走后,收拾杯盘狼藉,收拾衣物被褥,时间一下子慢下来了,就像乡村生活中待客,是招待客人也是招待时间。要再进入虚浮的都市生活轨道,半天都不适应。

逍遥道长多年前游方,夜宿一寺庙,遇一奇异老者,老人在其屋子外露宿,喃喃自语,不要做庙子的狗。逍遥由此坚定了漂泊无定的修行生活。艺

术家温普林绝缘于体制,他曾跟我说,咱吃啥官饭,咱就是天养……温老大一脸风霜苍凉,却让人感觉悲慨而温暖。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谓之“自作元命”。

三四年前跟野夫在大理聊天,曾有一个立人的梦想,即引导出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年轻朋友。我开玩笑说如几个年轻人跟我们一起住乡村,一起读书,并推动我们认真研究一些问题,一两年后即可算我们的弟子吧。我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旧居前曾口占一首诗说:“无家可归的孩子们 / 在知识的流水线上作业。”

发展阶段的不可跨越还有一个现象。一个处于“前习俗阶段”的青年学子,无论怎么有才学,他也不可能理解第三阶段的人生收获。大易讲六爻时位,潜龙元夫勿用,大概也有此意。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阶段分别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都有效或对自己管用,而非小孩子走向成年理性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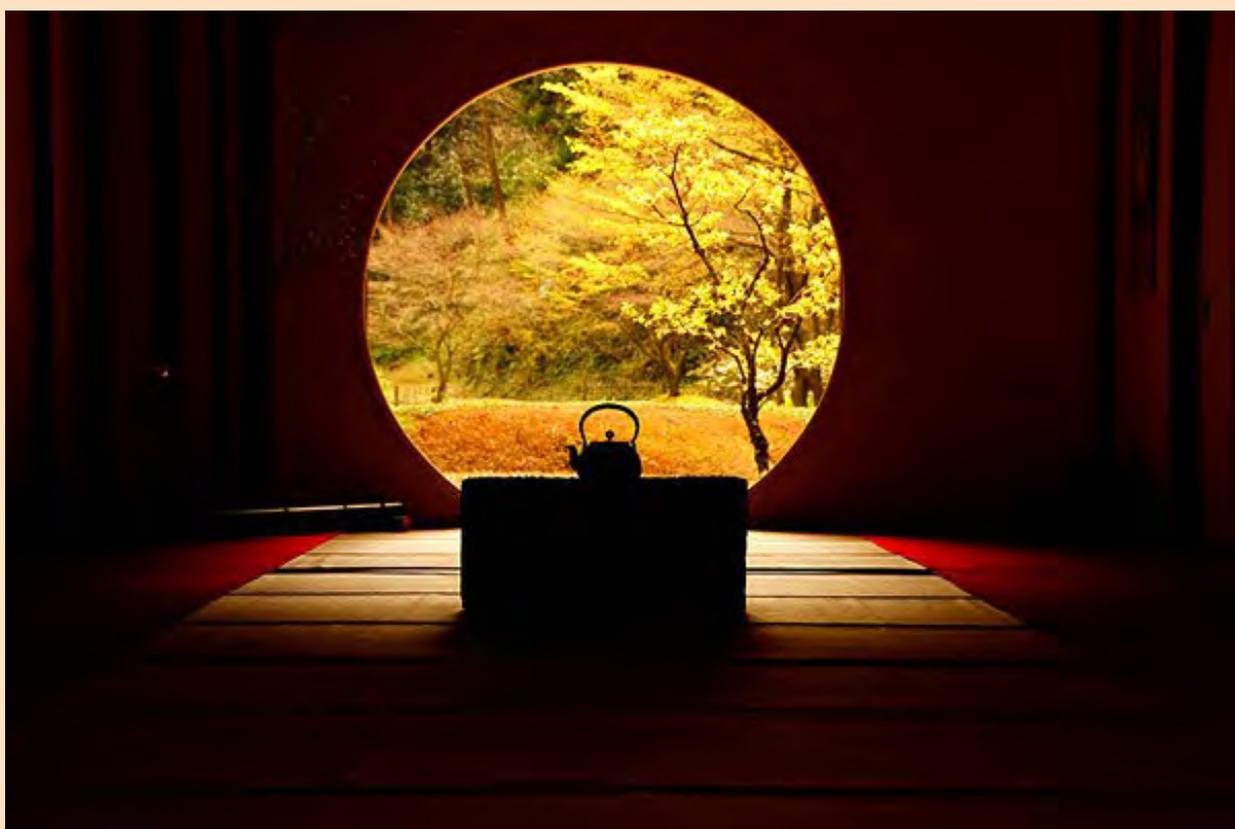
个人之自觉在专制社会生活中是一个难题。我们难以活出有效的个体，比如孔子感叹四十不惑，但后来的人到中年仍受诱惑。吾人多要延迟三五年，才能真正不受诱惑。如曾国藩、左宗棠、蒋介石等人都是延后多年才不受诱惑的。至于困惑，要到五十才能知天命。而那些身心发展不顺的人也许终其一生都无知而甘受诱惑。

人的可能性。在当时人都活得飘忽不安的时候，孔子的弟子们见证了跟老师一起的欢乐和充实。孔子死后，他最杰出的弟子们在就业机会俯拾皆是时能够为他服丧三年，而“存鲁、乱齐、破吴、强

晋而霸越’的大商人兼当时第一流的外交专家子贡一人庐墓六年。这是有限时空中的无限把握,一种优雅高尚的信仰情怀。

人生的成就之一在于在世上适得其所,即找到了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而非跟风、人云亦云。因为这种寻找,人们从自己的角度贯通了世界,立功立德立言具有普遍可传达性。这种人生的踏实非轻浮虚无者所知,他们不再只具有“简单的拥有感”,他们的生活自主,能够充分地社会化,又能充分地个体化。

那些心智阴暗蒙昧的人只知道“搭便车”、掠夺、毁灭,站在成功上得意。而一般人多少明白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但只有真正自知的人才找到了负责的方式。佛家六度修行,第一即布施。作为社会人,有人布施技术,有人布施财产,有人布施革命,有人布施精神……不少人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才有心力布施或服务于社会。



多年前,我在北京打工,短短四五年间,一度搬家十来次。其中一次住在工人日报宿舍区外的铁皮屋里,只有一桌一床而已。那时跟何家栋老人来往多,他老劝我写东西,我则抱怨说,没有条件,你看我食无鱼出无车的……何老叹气说,你这样想永远写不出东西的,你要想你只是写东西的命不是有鱼有车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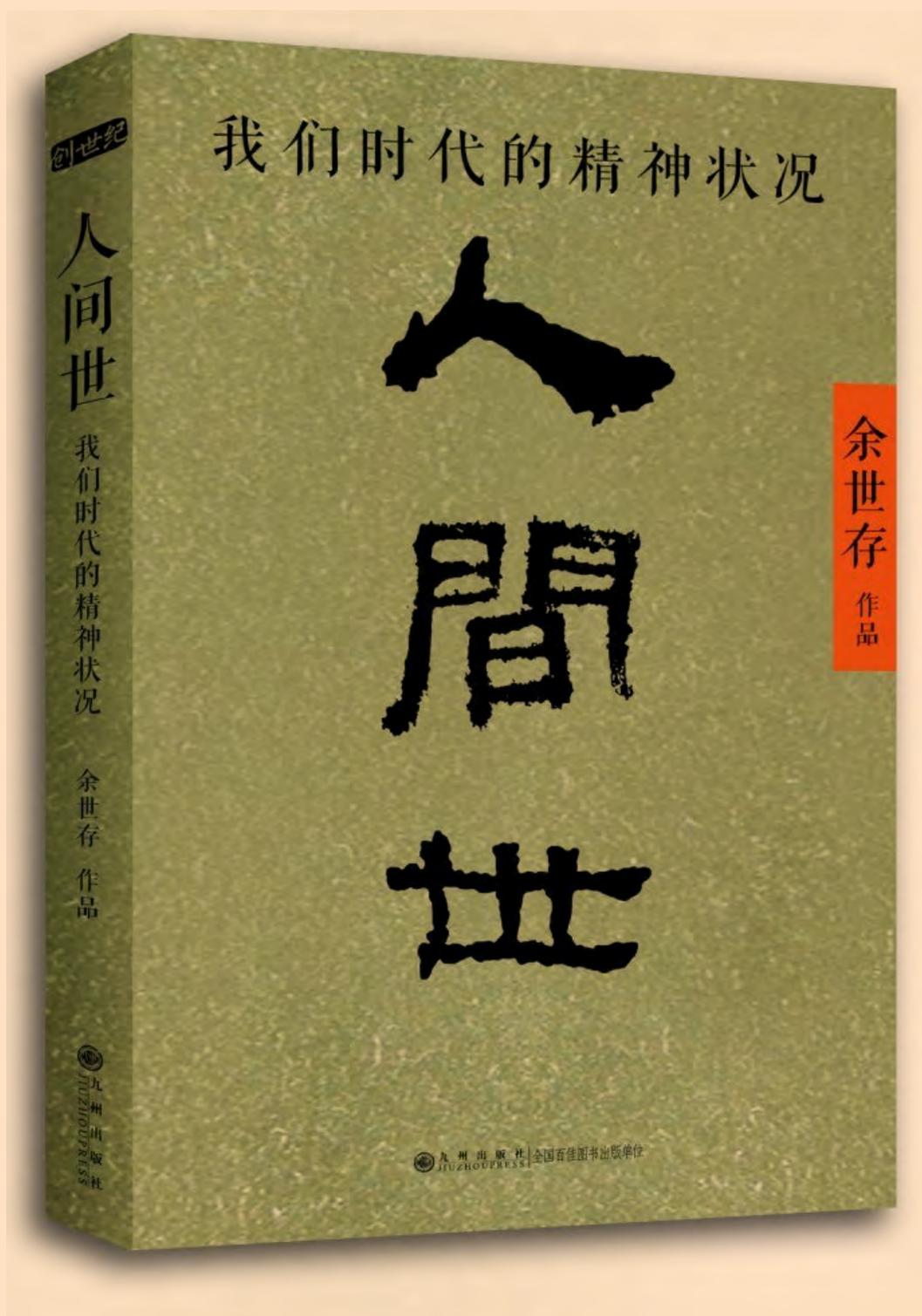
有年轻人说起寂寞,寂寞是近几年流行的词汇。有人说,人心之不能相通,生活方式之冲突,诚然寂寞;但只要自己立身以诚,即使孤独寂寞又有什么关系?何况在心灵精神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

事,有那么多古人、多难而优秀的精神、独立而温润的心灵来给予安慰来做朋友,人怎么会寂寞呢?

本文摘自:《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作者:余世存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有趣的人情世象笔记，也是试图对世道人心做出“总体性解释”的观察思考，其中既有时代社会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又有日常生活最细小的饮食男女话题，是汉语对精神的关注、抵达和成全，是精神对庸常的安顿、命名和超越。

作者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十年之久，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作者的关怀和用心值得注意。读本书可知在社会百态的生存中坚实立足，知道我们的方向和位置，知道人生诸种可能中的精神成就。



▶ 静坐下来,想一点儿事,读一点儿书

◎汪曾祺/文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



汪老先生曾感叹：“舍伍德·安德生的《小城畸人》记一老作家，‘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些东西却是全然年轻的’。我希望我能像这位老作家，童心常绿。我还写一点东西，还能陆陆续续地写更多的东西。”

无事此静坐



我的外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

无事此静坐

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

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

一日当两日

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经常拿了一本闲书,静静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儿隐逸之气了。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

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

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惟静,才能关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布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

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用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的。我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和三十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他们吵吵闹闹,打着马锣唱山西梆子,我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我有两篇小说,就是在震耳的马锣声中写成的。

这种功夫,多年不用,已经退步了,我现在写东西总还是希望有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但也不必一定

要到海边或山边的别墅中才能构思。

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

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静思往事,如在目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创作心理状态。就是下笔的时候,也最好心里很平静,如白石老人题画所说:“心闲气静一挥。”

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儿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儿事,读一点儿书,写一点儿文章。



司命宫杨道士息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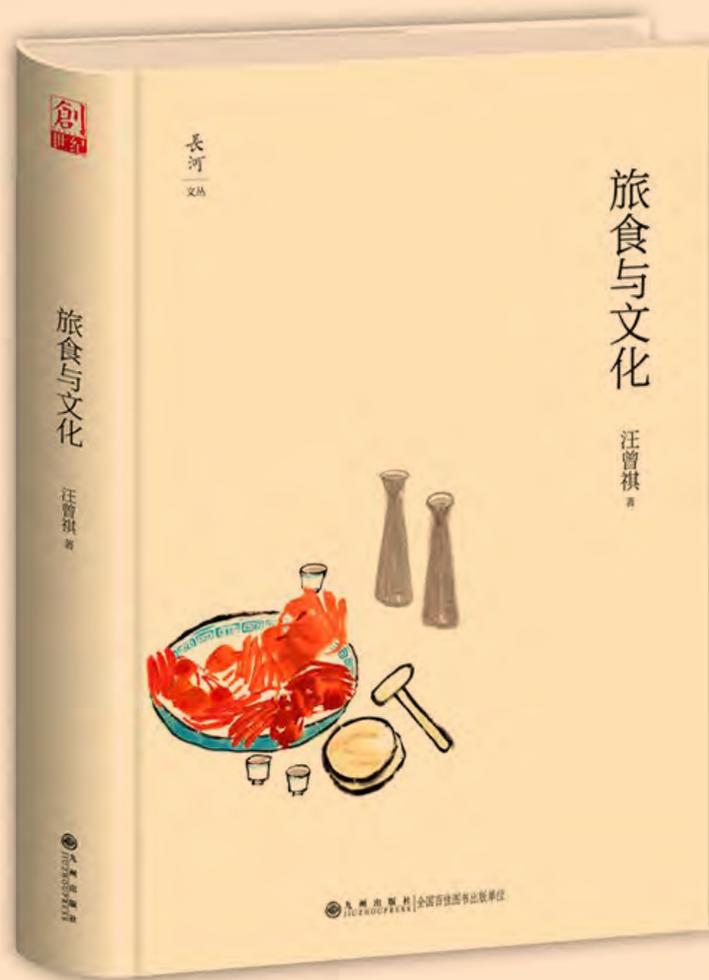
苏轼

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
 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
 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
 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
 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

推荐阅读:《旅食与文化》

作者:汪曾祺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旅食与文化》是汪曾祺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散文集,主要收录他一生记旅行和谈饮食的美文。本书绝版多年,此为精校后新版。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也是其文学的传人,作品中蕴涵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汪老也是性情中人,自然洒脱,喜欢旅行和美食,他曾感叹:“活着多好呀!”





▶ 李登辉：“无间道”之谜

◎ 亢 霖/文

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是台北人，父亲李金龙在日据时代当过基层警员。李登辉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战争期间进入日本陆军。“岩里政男”这个名字如今两岸皆知，印证了他自己的一句表白：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人……

1988年1月13日,患糖尿病多年的蒋经国病逝,形成一个巨大政治断层。接续这个断层的,是李登辉。

李登辉自己后来说,从没有想到会成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其实岂止他自己,当年国民党内老中青三代政客也跌破眼镜,料不到是这个人、这种局面。

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是台北人,父亲李金龙在日据时代当过基层警员。李登辉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农业经济,战争期间进入日本陆军。“岩里政男”这个名字如今两岸皆知,印证了他自己的一句表白:二十二岁之前,是日本人。



(李登辉(右)和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李登钦(左),李登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日军征调至南洋菲律宾参加大东亚战争,并于1945年战死于菲律宾。)

二十二岁后,战争结束台湾光复,李登辉于1946年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后又数度赴美留学,先后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回台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成为农业经济专家。

其实更复杂的人生、思想、纠结在简单的履历上看不出来,比如旁人和他本人后来都证实,他曾经短暂地加入过台共。

1972年是李登辉步入政坛的关键年份。在蒋经国的提拔下,他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自此以“坐火箭的速度”上升,1978年任台北市长,1981年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任台湾副领导人。也早有资料显示,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早年经历完全了解。



(蒋经国和李登辉)

依据“宪法”，台湾地区领导人去世由副领导人继任，这是无人能阻挡的。真正的焦点是国民党主席由谁代理，这才是权力中枢所在。当时，戒严已经解除，民进党已经成立，各种社会运动纷纷开展，国民党内的李焕、俞国华等人感到了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巨大压力，又需要形成凝聚力应对变局，就倾向于由李登辉兼任代理党主席。

然而，这个几成定局的决策受到宋美龄的抵制，她给时任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又是写便函，又是打电话，说是应等到蒋经国的遗体入殓后，再根据

“党章”决定主席人选,以此来拖延这个让她疑虑的人独揽大权。但此时,党内少壮派声言“国民党不能一天没主席”。



[宋美龄和李登辉(背对者)]

国民党中常会上,当李焕、俞国华左右为难之际,副秘书长宋楚瑜来了著名的“临门一脚”,发言催促通过原计划支持李登辉任党主席的提案,并以退出会场来施压,终使中常会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

在1988年,李登辉终于身兼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和国民党主席,在职位上权倾一时,民间舆论却不看好,认为他跟蒋介石去世后一度继任的严家

途一样，只是个过渡——他毕竟不是传统的国民党人。

1988年5月20日，刚就任四个月的李登辉就面临考验，四千多名农民在“立法院”示威，要求禁止美国的火鸡、水果进口，结果发生与军警的流血冲突。有观察者认为：这次“农民闹事”是军方故意给农业经济学者出身的李登辉难堪，以打击其民间声望。李登辉的回应是南下巡视农村，向农民们宣示：“我不来照顾你们，谁来照顾你们？”

7月8日，国民党召开第十三次党代会，在暗潮汹涌中，李登辉获一千一百七十六位党代表以起立鼓掌的方式，有惊无险地正式当上了党主席，只有赵少康等八人静坐在椅子上未支持。

在这次大会上，秘书长李焕及副秘书长宋楚瑜联手，不仅保驾李登辉过关，还使时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在“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仅排在三十五位。俞国华不甘受辱，于1989年5月辞去“行政院长”。李登辉投桃报李，让李焕接替俞国华出任“行政院长”，宋楚瑜任国民党秘书长。

一时间,这两个实力派人物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而李登辉还有后续招数,是在同年11月让蒋经国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制衡实力强又桀骜不驯的李焕。

李焕、郝柏村、宋楚瑜都一度跟李登辉无间合作,又相继与李反目。这其中既有权力斗争、人事纷纭的因素,也有理念上的激烈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李登辉的权力一步步稳固。



早在当政初期,李登辉的作为便被许多人认为背离了国民党正统,终于导致部分国民党人于1993年8月另外成立“新党”。此时,岛内外已有许

多声音断言：李登辉要搞“台独”。

但当初的李登辉坚决否认，直斥这是对他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诬蔑。当然，他在不同场合总有不同面孔和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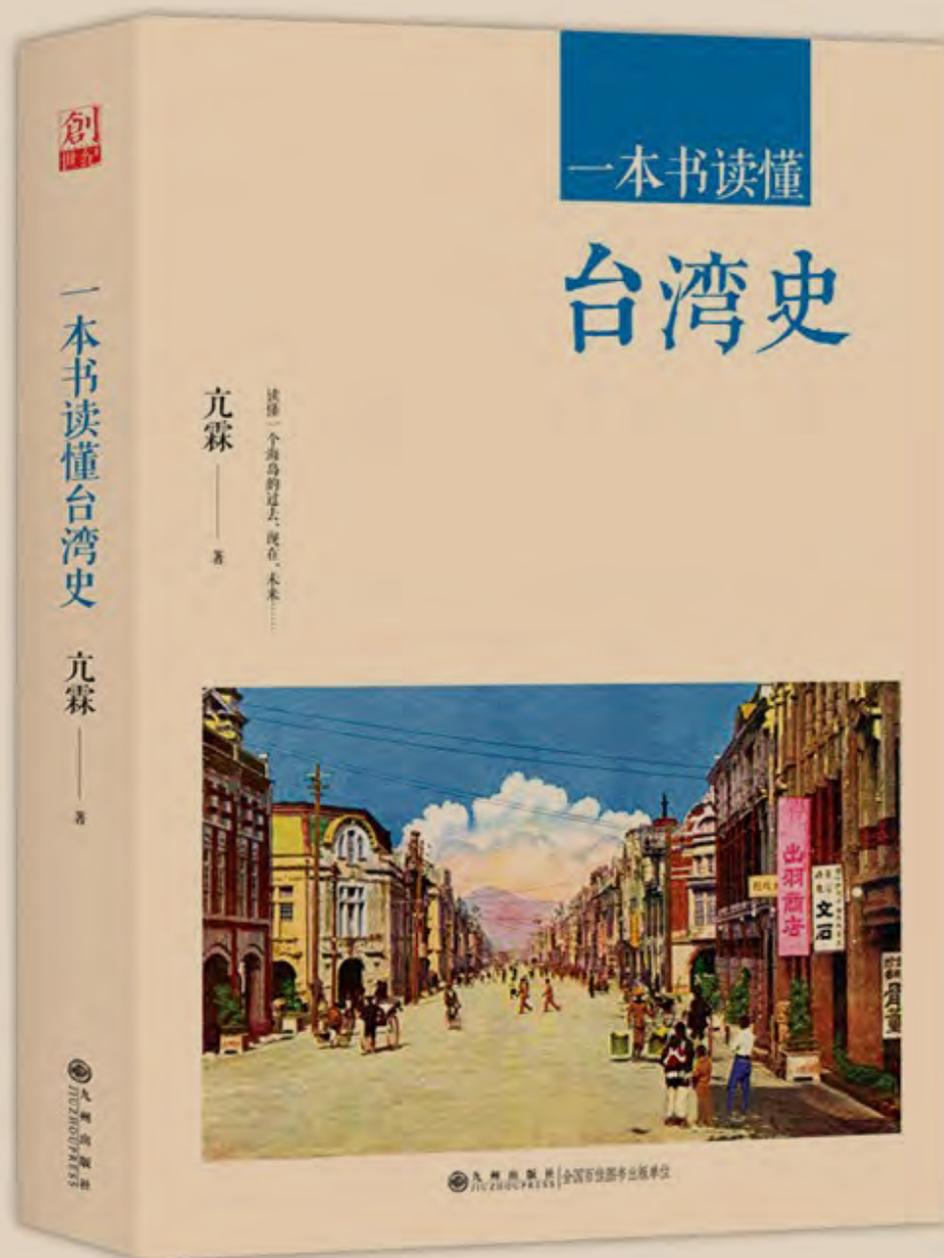
比如对着日本右派作家司马辽太郎，他会感慨“作为台湾人的悲哀”，回到国民党阵营，又开口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他会声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又在国民党开会时说“本党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他狂言“台湾是一个独立且拥有主权的国家”，在另一个场合却说“我反对‘台独’，已经讲了一两百次”。

在这样冲突矛盾的角色中，他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让国民党蜕变，让台湾的政治转变。

本文摘自《一本书读懂台湾史》

作者：亢霖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由资深驻台记者写出的历史随笔集，所有的随笔联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台湾史。全书分为五部分，基本按年代划分，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和事，体现出不同时代台湾的风貌、命运、价值取向。



► 吃羊肉的境界

◎陈鸿年/文

冬境天儿，固是爆烤涮的应时当令的季节，可是准得很。每年只要一过八月节，到不了月底，也无论冷不冷，热不热，也不管有没人吃，开饭馆儿的，准有的把牌子戳出来了，“新添涮羊肉！”地方大的是：“爆、烤、涮”添上了……



“天河掉角，棉裤棉袄。”不管是否棉袄不棉袄的，北平的天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冷热寒暑，好比小葱儿拌豆腐——绝对是一清二白，决不含混。

固然也有一句俗语儿：“二八月，乱穿衣。”乱穿衣可是乱穿衣，可不像此间，一股子寒流来了，把北极探险的装备都上身了。明几个，寒流去，响晴天，又换香港衫儿了，忽冷忽热的“抖搂”人！

北平的乱穿衣，是在寒暑变更的季节，年轻的，比如可以穿一身单裤褂儿，上了年纪的，身体差的，便可穿软梢儿小夹袄儿了。绝不是“发摆子”似的，叫人无可捉摸。

所有作买作卖,都是按着时令来做,拿北地名吃儿的“爆、烤、涮”说吧,它固然是冬季最好的吃喝,居家大小,挑个礼拜天,得闲的日子,大伙儿围着火锅一涮,有多好。或用之三朋四友的小酌,彼此往返的酬酢,可以说小大由之。

冬境天儿,固是爆烤涮的应时当令的季节,可是准得很。每年只要一过八月节,到不了月底,也无论冷不冷,热不热,也不管有没人吃,开饭馆儿的,准有的把牌子戳出来了,“新添涮羊肉!”地方大的是:“爆、烤、涮”添上了。

而一到八月底,早晚儿的,穿衣服不能再耍单儿了,所有什么纱的罗的绸儿的,全不灵了,该装箱子,明年见了。如同“立了秋,把扇儿丢,再拿扇子不害羞”一样!

爆羊肉



我说“爆羊肉”，不算什么，凡是北平的大奶奶，都有一手儿，买四两羊肉，切吧切吧，大大的油，旺旺的火，斜碴儿的葱，噉哩喀喳，三拨拉，两拨拉，就是一碟儿爆羊肉上桌啦！当然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啊！

若论爆羊肉好吃，我说还是铛爆的最得味儿，这个字儿我不会写，用个乡下佬的说法，叫它平底儿的锅吧！

每天到了华灯初上，擦黑儿的时候，一个清真回回的车子，推着沿街叫卖。掌柜的穿着蓝布褂，

系着围裙，车子前面有个秋千架似的架子，大铜钩子，挂着有红似白儿的嫩羊肉。旁边挂一捆很粗的葱。

车子后面，有个烧劈柴的火，火上架一个铛。另一个切肉用的小圆墩子，一把刀。人家也不知怎么爆的，眼看着，也不放多少油，费多大事，麻麻利利，又脆又快，三下五除二，爆好一盘儿，它比家里弄的好吃，也比一般饭馆儿里大路的做法得味儿，就不能不说是手艺了。

铛爆羊肉，有一种，叫“干爆”。大致是佐料放好，三拨拉两拨拉，用小盘稍微一扣，也就是分把两分钟，把佐料都吸进肉里了，没有汁儿了，真是越嚼越香，下酒最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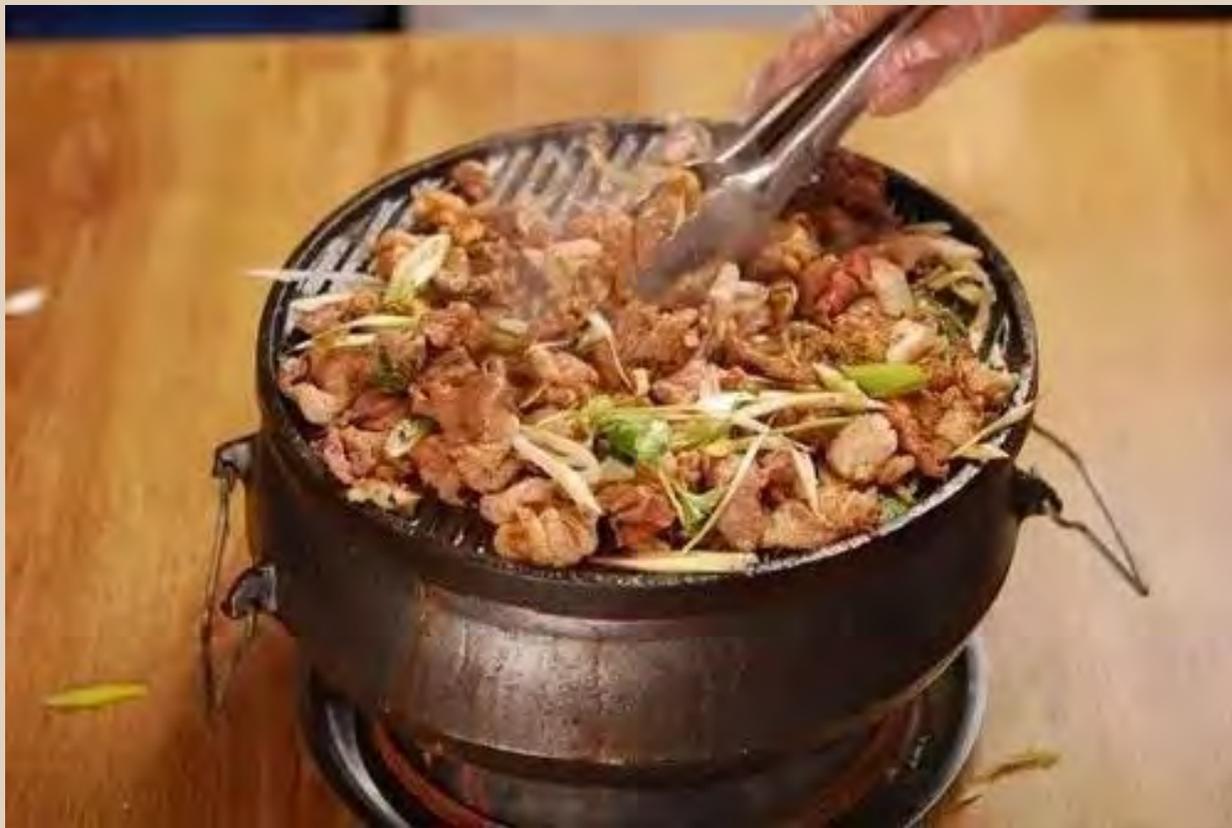
再一种爆法，是多加葱，宽汁儿的，买两三个芝麻酱的烧饼，喝完酒，一吃饭，花钱不多，真得说是吃得既可口，又舒服！

从前想吃芝麻酱烧饼、爆羊肉，只要一摸兜儿，有个毛儿八七的，便能吃得直打饱嗝儿。如今倒不是没有芝麻酱烧饼和爆羊肉，第一是大师傅的手

艺,丢在海的那一边了,做出来,是这座庙,可不是那座神儿了。第二是从前是一摸兜儿就够吃一顿的,如同今日的豆浆油条,谁吃不起啊?

可是今天要来顿芝麻酱烧饼、爆羊肉,可变成不是泛泛人可以问津了。因为不像样的馆子,没有这种东西吃;像样儿的馆子,可是出的代价,也像样儿了!

烤肉



吃烤肉,得先有个宽敞的地方,浅房窄屋的住家户儿,没听说在自个儿屋里,关上门吃烤肉的。

一个大劈柴火,老高的火苗儿,挺大的烟,这不是在屋里吃的东西。可也不一定要到漫天野地去吃烤肉。像北平市的东来顺、西来顺、烤肉宛,都是在院子里吃,不过院子里,上面有个罩棚而已!

院子里,放个烧松柴的炉子,上面架着“炙子”,黑不溜秋的,看哪没哪儿。底下烧着挺旺的火,火苗子,顺着“炙子”的孔儿,蹿出老高,还带着滋滋拉拉的响声。

吃烤的,可不是文明吃喝,您若笔挺的礼服,胸前带着口布,一筷子夹一点儿,孔圣人的脸蛋——文绉绉地去吃,这可办不到。

这是“武吃”的东西,您看手里这两根筷子,就知道了,又粗又长,两根小通条似的,和火筷子差不多。湖南的大筷子,应退避三舍。

炉子旁边,有一条长板凳,可不是请您坐的,这是吃烤肉放脚的地方,可也不是站在板凳上吃,是一只脚站在地下,一只脚放在板凳上。

脖领的扣儿解开,袖口儿卷得高高的,帽子用手一推,推到脑勺子上,一只手端一小茶碗酒——

老白干，一只手夹肉吃。就这个吃烤肉的架子，看着就难登大雅之堂，这份德行，不怎么样！

围着炉子，抬起一条腿吃，所以不习惯的，尤其是小姐太太们，都是叫旁人，或是茶房烤好了，端到雅座儿来吃。可以是可以，就是睡倒吃，也不能说是违犯吃烤肉的规定啊！是不是您哪！

可是一样儿，干什么，吃什么！不是一样有一样儿的调调儿么？吃烤肉，就是这个丑架子，不这样，就像唱戏不够板似的。

年来一到天凉后，不断去萤桥附近去烤一顿，看见不少中外嘉宾，远道欣赏，并且自己下手，自己调味，自己去烤。我看过后，乐子大啦！也就是花钱买乐儿罢了，若论吃法，可差多啦！

有的加上佐料，拌好后，走到铛前，全部往上一倒，信手搅起来。漫无标准的，便拨拉到自己盘子里了，您恕我嘴巴爱说，这哪能好吃啊？

全部往上一倒，这时的生葱、生肉，并不吸收佐料，而且佐料顺着鼻子的孔孔，都流下去了，所以不十分好吃。

应该先把肉放在碗里,然后就各个人的口味,喜咸爱淡,口轻口重,自己加佐料,然后稍稍一拌。再把葱丝放在最上面。

烤的时候,先把葱放在炙子上面,也就是葱垫底儿,用筷子把肉从碗里推到葱上面,不要倒。碗里所剩的佐料,等到拨拉到七成儿熟的时候,也就是葱和肉吸收佐料的时候,再将碗里所余的汁儿倒上,肉一发白,便可以吃了。

其实吃烤肉,无论吃多少,也离不开炙子,一盘自己烤好了,往铛边上一放,一边喝,一边吃。吃完再烤一盘,用大筷子烤,大筷子吃,在铛上吃。站在火旁边烤,站在火旁边儿吃。

等吃到酒醉肉饱之后,热手巾一揩脸,一脑门儿的汗,一摘帽子,毛巾一擦大光头,能顺着脑袋往上冒白气儿!多冷的天,也不冷了!

涮羊肉



是谁跟我说啊？还是在什么刊物上看的哪？记不清了。他说：“到馆子吃涮羊肉，最好要人家吃剩下的锅子汤。”这可是没听说过，同时也没地方找去。

比如十位八位的，在馆子吃涮锅子，大家都吃饱了以后，这一锅子汤，正是好的时候，写个目地条儿，把府上地址开明白了，叫柜上小徒弟，给送到家去，这是有的，北平馆子，有这种规矩。一锅子好汤，留着明儿早起，下一锅面条又是一顿很可口儿

的吃的,这是可以的。

在北平吃过涮羊肉,再在旁的省份吃,除去西北,便很难如意了。比如抗战时期,每年冬天儿,在川云贵不也吃涮羊肉么!今日来台湾天一冷,不也有涮羊肉么?可是差多了!

差在肉不行。北方的大绵羊,吃得小肉滚子似的,屁股后头这个大尾巴,又大又厚,在后头嘟噜着。此地的羊怎么能比,小山羊儿似的,尾巴和狗尾巴没分别,在后头跷跷着,还没有大狗的个头儿大!

到北平,每天早起您到羊肉床子上买羊肉,羊都宰好了,在杠上挂着。肥肉雪白,瘦肉鲜红,腰子、羊肝儿,在案上摆着,您说您吃羊的哪儿吧?

上脑、黄瓜条、腰窝儿、三岔儿,如同买供花儿,拣样儿挑。当像现在呢!五十块钱一份,倒是管饱,可是要哪没有哪儿,您将就点儿吃吧!

回想在抗战前,在外做事,从来嘴头儿没有像今日这样苦过,拿涮羊肉说吧!

既往不论在青岛,在济南,在沈阳,在南京各地方做事,每年到了冬境天儿,照旧可以吃到北平肥羊肉的涮锅子,一点儿也不是吹!

比如在南京做事,一到天冷了,下雪了,只要往家写封信——航快。彼时一寄就是三二十斤,不用三天,肉便寄到了,吃不了放在熟识馆子的冰箱冰着。

从北平到南京,沪平大通车,刚宰得的羊,打上 一个包件,交给车上,一天一夜,便从前门车站,到浦口下关了,取出来,肉冻得梆硬梆硬的,一点也不会坏。

涮羊肉第一吃的是肉,其次吃的是“刀口”儿,所以在家里涮,总不如在馆子吃着“四至”,一盘四五片肉,切得飞薄飞薄的,有如透明,家里总切不了这样儿。

近来淡水河边,做这种生意的,可以烤,也可以涮。听说他们的肉,不是切的,看它一大片,一大片的样儿,像把肉冻硬了,用小“刨子”刨木头似的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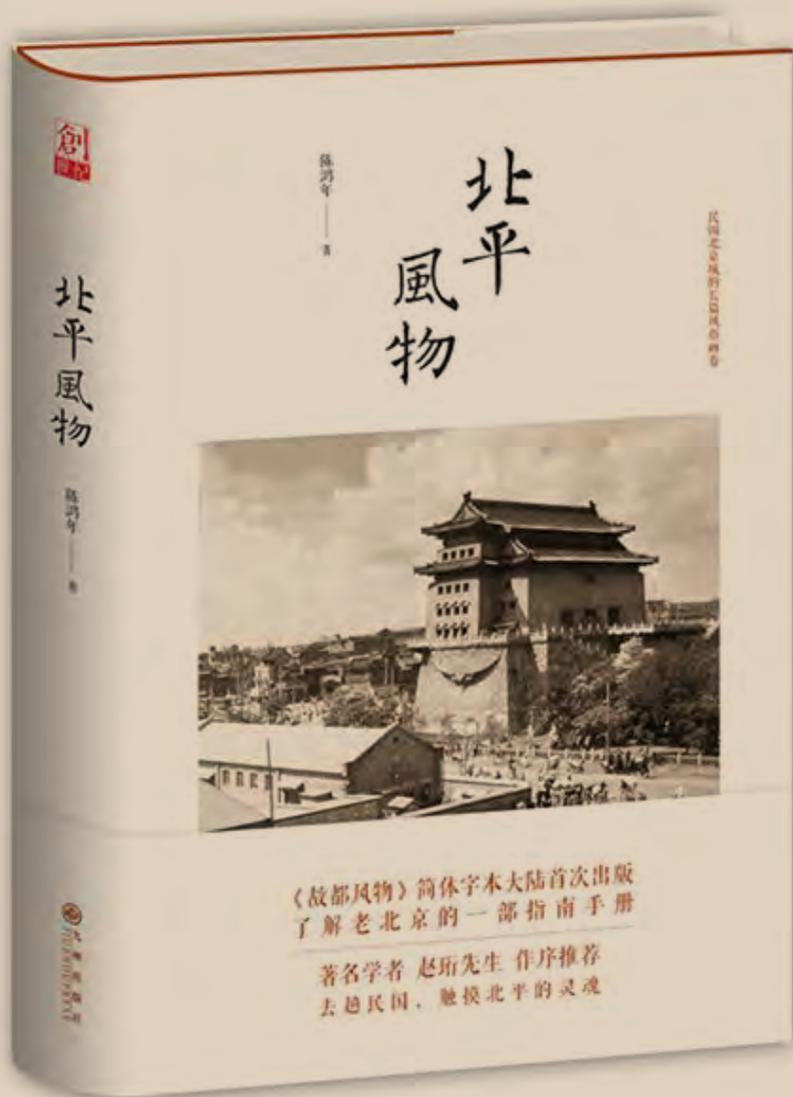
下来的。

一看这样儿,不叫人发生美感,肉也不分个横竖丝儿,肉也一点白颜色看不见。涮羊肉虽吃到了,而是客乡的涮羊肉,可不是故乡的涮羊肉!

本文摘自:《北平风物》(精装)

作者:陈鸿年

出版: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回忆老北京风物的专题之作。作者久居燕京之广博见闻与别具风格之妙笔，堪称字字珠玑，妙语天成，深情动人。

本书可供今人了解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生活细节，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业态、民俗、方言、饮食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秋分篇·第59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回顾:当当读书

【往期回顾地址】



Copyright ©2017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Autumn